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解卷六七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十四

論語解卷六　　　　宋　張栻　撰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君子由後人之稱也前人於禮樂務其質而於文有所未足後人則習其文而日盛矣惟其文之盛故以前輩為野人而自謂為君子文盛而過質則於

禮樂之實反有害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

程子曰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

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

寧固此之謂也或曰然則從周之說奈何蓋文莫備

於周大體固當從周而其末流文勝之弊則不可以

不正也從先進與從周固各有義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

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
從夫子於陳蔡者自顏淵而下當時偶不在門故夫子思其時人才之盛而稱之所謂言語政事文學皆由一道入而有所自得者至於德行則默而成之以造其全蓋不可以一事名也彼三者未免利仁之事進乎德行者則安仁之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常人聞夫子之言不能疑而問與問而不當固無所

助也學者則有助矣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是也謂顏子非助我者以其於吾言無所不説盖回聞夫子之言無不得於其心而無疑之可復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與禹吾無間然之間同凡有所未盡則有間而可言處之盡其道人無得而間然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復白圭之章其感於中者深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言者人之所易故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必若顏子而後謂之好學他人皆不得與焉則聖門問學之方蓋可知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謂才與不才雖異而彼此均為其子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巳則子也無椁則亦巳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巳又何必強為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

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謂天之喪已者以顔淵之死而卜天意懼斯道之不傳也哭之慟而從者曰子慟矣門人恐聖人哀之過也聖人有過乎情之至而不自知其慟故曰有慟乎然謂非夫人而誰為則其節固在乎其中矣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葬以禮者謂得其理也顔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及

其死門人乃欲厚葬之則失其理矣夫子止之而不可得謂回雖視予猶父而已不得視之猶子以有顔路故也其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誠於幽明之際如此顔子之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也門人記夫子之所以處之者甚詳所謂仁之至而義之盡者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人以鬼神與死為異事而不知其為常也蓋不越於理而已由聚散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人鬼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生則知死矣事人者事君事親事長之類是也知生者知所以生也然則所謂事鬼神之理與死之理豈外是乎哉故君子之於學務於其近而已而其遠者莫之能違也若異端則以鬼神與死別為一說驚怪恍惚而其失莫之窮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一於篤敬故誾誾進於和樂故侃侃直而果故行行有諸中形於外莫揜也故夫子樂其實焉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謂如由之氣象蓋有不得其死之理此為疑之之辭而因以警之也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誠不可以不死謂之不得其死不可也然其從孔悝則有為之死之理始擇之未善也則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則可謂得其死者矣然則求生以害仁者謂

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而與是類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歛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言必有中者中於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以瑟為言者蓋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禀偏於剛雖其學之有至氣質不為不變然於其所偏終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為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而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發言之意也故復從而開曉之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為次序淺深亦已多矣其於用力亦可謂至矣獨未

及夫闔奥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為未至所當勉以進也由宫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則不亦有間乎聖人斯言非特以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子張高明故常開擴子夏敦篤故常收斂開擴則未免於有過收斂則未免於有不及然二子之過不及

甚微特未得其中而已夫子謂過猶不及過與不及為未得其中則均也令以論語所載二子之言行觀之其所過與不及者蓋亦可得而見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哀公十年用田賦之事也冉有時為季氏宰考之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救以冉有為宰之時而季氏之賦倍他日此夫子所以有聚斂附

益之歎而孟子又發無能改於其德之論也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救正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令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有志於學者亦鑒諸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

喭則氣俗此皆其氣禀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其所偏矯厲而擴充也然曾子之魯其為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非唯質不足以病之而適所以成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顔子之庶幾於聖人以其屢空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然猶曰屢焉特未若聖人之純焉耳聖人則絶四矣顔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賜不受命而貨殖賜之貨殖亦豈如他人

哉特未免有意於豐約之間耳此則於天命之自然者為不能受其正而其聰明所及億度而多中焉以其資禀之高故也然億而屢中則不能以皆中也茍惟天理之安則不待於億而無往不中矣聖門惟子貢聰明亞於顏子故聖人嘗問以與回孰愈而於玆又發此義所以進之者遠矣程子曰此亦子貢始時事耳其晚歲所進蓋不可以是論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程子曰所謂善人者不為不善也故不必踐舊迹而已有不善則能改之矣雖然亦不能造道之遠與也苟能之則賢遠也不止為善人而已或曰善人者未能有諸已乎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蓋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已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惟其言之篤厚是與當與其君子者乎與其色莊者

乎君子謂行稱其言者色莊謂行違於言居之不疑者此言取人當聽言而觀行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義固當勇於為然有父兄在則亦有不可得而專為者若不禀命而行則反傷於義子路有聞未之能

行惟恐有聞其勇蓋如此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也特患為之之意或過焉而於其當稟命而行者有所闕焉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廵畏縮而為之不力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其成德達才之道可謂至矣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夫子以顏子之後而憂其或不免若顏子之言之意則謂夫子免於難則已亦何敢果於死聖人微服而過宋為死之傷勇故耳則顏子亦烏得果於死哉然或不幸而不得免焉則亦有之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樂由求之從已而稱之為大臣故夫子小之而為之言大臣以道事君之事道謂正理不可謂不合於正理也有不合於正理則為大臣者必從而止之由求為季氏之臣坐觀其失而不之止是不以道事君也直尸祿備數而已故曰具臣然則從之者與季子以其不能止則當無不從也方是時季氏無君之心已著矣謂弑父與君亦不從者非惟言由求所長抑可以使之聞而懼也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

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弑父與君者蓋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父與君以下苟一事不以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之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乎是也然在聖門固亦不免於具臣之譏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馬有社稷馬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事物酬酢之地將反戕賊其心矣故夫子有賊夫人子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而學固不獨在於書籍之間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畜德者實有頼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流宜莫待乎讀書矣而

夫子每以好古為言蓋聖雖生知而亦必由是以成之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復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原子路發是言特禦人以口給耳而不知其失之若此也故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所以責之之深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

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

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惟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聖人因四子侍坐之際從容以問之將使之深省且有發也三子之對皆非偶然而為是言所謂可使有勇且知方者蓋有勇而無義則亂勇而知方教之所

行也所謂可使足民者使百姓均平無不足之患也言三年而可使如此其先後條貫素定於胸中而知其然也所謂願為小相者習乎先王禮文之事也三子者自體察其力之所至此皆言其實也向使用力不素驟聞聖人之問非茫乎無所措則泛然肆其說矣至於曾晳則又異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間門人記之如此之詳者蓋已可見從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春之時與數子者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吟

詠而歸蓋其中心和樂無所係累油然欲與萬物俱得其所玩味辭氣温乎如春陽之無不被也故程子以為此即是堯舜氣象而亦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意也晳之志若此自非其見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於行有不揜焉則以其於顔氏工夫有所未能盡耳夫子以三子之言之實也故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禮者為國之理也言之不讓則為廢禮而失所以為國之理矣如求與赤

則庶幾乎能讓者故復因以稱之

顔淵篇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克盡己私一由於禮斯為仁矣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本乎篤敬而發見於三千三百之目者皆禮也

曰一日克己復禮者此言克己之至也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該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為仁在己用功非他人所得而與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之目也勿者禁止之辭用力之要也不言思者程子四箴所謂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或曰克己之功自始學至於成德皆所當從事乎曰然始學者當隨事自克覺其為非禮則克之克之力則所見漸深

所見深則其克也益有所施矣及其至也苟有一毫人為皆為非禮克之之功猶在所施至於大而化之則成乎天而後無所用夫克矣夫以顔子聞夫子之言宜其黙識心通而方且問克已之目而請事斯語此顔子之學聖人所以為有始有卒也學者果欲從事於聖門則可不以顔子為凖的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平日之涵養一於敬故其出門使民之際皆是心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强恕者為仁之方也凡人有欲而不得則怨若夫平易公正欲不存焉則已無所怨於人和平之效人亦何所怨於已哉故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人之易其言者以其未知用力也用力愈深則其言也愈不敢易矣故仁者之言必訒以其為之之難也司馬牛蓋易其言者故夫子以此告之使之深省乎用力之難而勉之也觀牛聞夫子之言而遽曰斯謂之仁矣乎則牛之易其言可知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蓋多憂者故因其問君子而以不憂不懼告

之不憂不懼固足以盡君子之道也若牛之意則以為漠然忘其憂懼而已疑以為未足以言君子也不知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以夫内自省察無所愧病故得其樂而物莫之嬰也能進於是非君子乎曾子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而知所從事則勉之於已而已不然徒膠擾於憂懼之域而何益乎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

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牛之兄弟司馬魋也牛以其為惡不能以自保也故有孤立而亡兄弟之憂若子夏之意則以在外者不可以强求而在巳者可得而修勉故知死生之有命則當受其正而巳知富貴之在天則當行吾義而巳

張子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夫死生則有命富貴則在天君子夫何為乎以敬而無失為主其接人則恭而有禮而

已敬而無失在己居敬而不違也恭而有禮待人恭遜而中節也此乃人道正理以行於世而人自樂親之四海之内何莫而非兄弟是則何孤立之憂乎易所謂顯比者是其義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吕氏曰譖者毀人之行愬者愬己之私浸潤者漸進而已内有所未入膚受者面從而已心有所未然明

者知幾遠者慮終必拒其始然後譖愬不得行不然則始雖漸進久則言入始雖面從久則心然茲説備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傾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之本無

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文猶質質猶文言文質相似俱不可無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言茍文可去則虎豹之鞹與犬羊之鞹何異此可見文質之俱不可無也夫有其質則有其文質者文之本而文者所以成其質也質立矣而文

生焉體用兼備表裏兼資君子所以為彬彬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哀公以用不足為憂而有若之對循其本以告之夫徹者周家什一之法徹法行而百姓無不足之患百姓足則國斯强固而君以安榮亦無不足之憂矣儒者謀人之國未有不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思夫

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為足國之道在乎是則庶乎知為政所當損益者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崇德辨惑修身切要之務也以忠信為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日新德之所以崇也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二

者盖相須也人之生死有命豈容我欲之乎以愛惡之私情而欲人之生死其為惑也不亦甚乎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引詩為證言此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為政以叙彛倫為先彛倫不叙則節目雖繁亦無以

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彝倫所為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楊氏曰景公雖知斯言之善而不能反求其所以然所謂説而不繹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聽獄之辭以片言決其是非而人無不順聽者則以其平日之履行有以信於人故也記語者復載其無宿諾之事古注訓宿為預尹氏曰不預諾所以全其

信也蓋推此一端則可見季路平日所以自盡者宜其有以信於人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聖人之意不以聽訟為能而以無訟為貴也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然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亡也故教之以孝愛而悖慢之訟亡矣教之以禮遜而傾奪之訟亡矣以至於均田有制民得其養而田野之訟何自而興昏姻以禮不失其時而昏姻

之訟何自而興凡此皆使之無訟之道也況於在聖人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同於化育之功者乎記語者載此以承上章則有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弘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以子張之難能其於爲政之方不患其不能知而行也所患者誠意不篤有時而或倦徇於其外有時而不實耳居之無倦則誠存於已行之以忠則實周於

事充之則聖人之所以為政者亦無越乎此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解見前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巳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長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

之勝已則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為政之本正已為先帥以正則無敢不正者蓋已正而後教之則人樂從之不然雖刑罰日施亦莫之禁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橫渠張子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民亦將以不肖之心應之又焉能禁止其惡乎欲善者欲民之善也所謂以人治人也是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聞與達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若有求聞之意則其心外馳矣烏能達乎以質直為尚而好義則能實進於善矣察言而觀色則酬酢之方進退之宜皆有以審處矣慮以下人則能自克其驕矜之意矣若是則處已處人皆得其道其何往而不可行

乎固不問夫人之知與不知也色取仁而行違者其
色若有取於仁而中心不然若是者雖欲以竊取一
時之譽而自心以及家邦豈復有可行之實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
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
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於夫子從容於舞雩之時而有問焉所謂崇德
修慝辨惑者亦可謂之切問矣故夫子善之先事後

得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若先有求得之心反傷於德矣攻已之惡而不暇攻人此慝所以修也若專意於攻人之惡則其心先有害而於已亦莫之省矣忿之不忍至於忘身以及親此惑之大者也是可不謹於微而懲其源乎此三者皆修身之要務斯須之不可忘者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

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知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況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為可以盡仁則未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諭以知人者亦猶是耳樊遲未達疑其未可以盡也夫子

復告之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知人之功用如此遲猶有疑焉而訪之子夏觀遲之在孔門雖資稟之鈍然亦務實者故凡遲之所疑者在他人則亦忽而不之疑也其於師友之際問辨之不置如此子夏聞夫子之言而富之舉舜湯之事以擴其心於此蓋可見知人之為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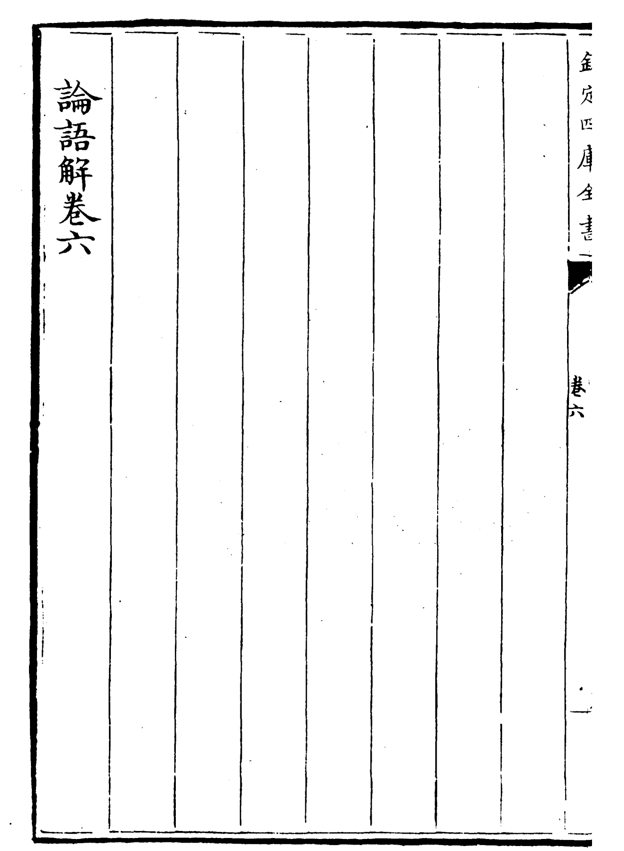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者有不善則告之而無隱也善道者以善誘掖

之也斯二者亦足以盡友道矣茍其不以為可則止焉蓋友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有止之義若强聒焉非徒無益反以自辱傷友道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朋友講習與夫攝以威儀莫非文也為仁固由己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云者左右翼助之意蓋非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浹洽相觀而善所輔為多



論語解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十五 經部

論語解卷七

宋 張栻 撰

子路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身率之於前而勸相之於後充此固足以盡為政始終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

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先有司則事有所任赦小過則人得展其才舉賢才則可以成治而善俗為政亦不越是三者之為要矣人才誠未易知也故仲弓有焉知賢才而舉之之問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立賢無方之公心也然則又奚患賢才之不聞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此雖為衛國而發實為天下國家之要也正名之道莫先於人倫之際當時衛國自其人倫蓋已不正矣故夫子首以為言以子路之賢而以為迂迂謂其難行也聖人以為野者以其不闕其所不知也於是為

之言正名之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凡在天地間洪纖高下是非美惡有其物有其事則有其名蓋理之所定也名之不正則洪纖高下失其倫是非美惡紊其宜言之斯不順矣言之不順則咈於人心而人莫之服事之所以不成也事不成則失其序而不和禮樂之所以不興也禮樂不興則必至於從事於刑罰以強人之從已則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其手足矣名之不正其弊蓋至此若夫君子則其名必可言其

言必可行言未嘗有所苟以其正名為先故耳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請學稼圃之意以為在上者當㢘力以先民也夫子答以不如老農老圃謂非君子所當事者也樊遲既出而復申言之者遲無以復而義有未盡也小

人云者為其所見者小人之事也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而有弗從者好之未至焉耳上好禮則篤於恭讓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其宜故民心為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下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國之民四方之人莫不願為之氓矣區區欲下從農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小矣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人情事理皆具於三百篇之中故誦之而可以達政三百篇皆易其心而後語得其所以言者也故誦之而可以專對若誦詩矣而於此二者無得焉則是誦言而忘味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者何如耳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衛之先固兄弟也而方春秋之時二國之政陵夷亦無以異也故聖人歎息焉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無求富之心於其合也完也美也而皆曰苟焉則其欲不競於物可知矣此所以為善居室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
而施之為有序也冉有亦可謂善問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
其期月所立之規摹者也充之而已矣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相繼百年之間其教化之所及亦可使民不由

於惡若夫進乎此則其風化固不止於此也故繼之
以王者必世而後仁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
能然也此則非善人之所及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
聖賢之論為政未有不本於正身者也正其身矣則

其推於有政亦是理而已身且不能正其於正人若之何哉後世之治未有能使人心悅誠服者以此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事止於一事而已若政則綱紀存焉政雖有但為一事者而其所該固非止乎是事而已也季氏之所為冉子之所得與者事耳苟有意於政則豈有不咨於孔子者乎冉子以事為政聖人辨之亦因以警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二言者興喪之端實分焉蓋知夫為君之難則必思所以自勉者而其易將至矣惟樂其從而不察其

不善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與之俱淪亡而後止矣聖人之言含蓄而無弊故問一言可以興喪則以為言不可以若是而舉其幾者焉幾近也既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必曰如知為君之難而後以為幾焉既曰惟其言而莫予違必曰如不善而莫之違也而後以為幾焉亦可見立言之密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此政之善也然未有澤不

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為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平心易氣正義明紀為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夫子恐其小成也故以此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

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者順其天性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父子之親性之理也其更相為隱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加於其間也若於所當隱而不之隱則是逆天性之理斯為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實者其於君臣父子之際咈其所以為直之理幾何其不若是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居處恭亦敬也端莊儼恪之謂執事敬當是事則主是事也與人忠無敢欺無敢慢也要須從事之久則下學上達意味日深仁其在是矣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以言其工夫不可間斷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筭也

聖人三答子貢之問雖有淺深然皆篤實為巳之事士之為士以實為貴也行巳有恥不為不義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周於用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雖未知其見於用何如然其孝弟之行巳信於人也至於言必信行必果雖有未能合於義而亦區區庶幾期於自守者小人云者謂所見之小耳子貢初有疑於

令之從政者於是而知夫子之意有在則又以為問
馬程子曰志苟急於斗筲惟恐其不能暴見也蓋徇
外而不務實則不可謂之士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也
中行謂中道而行者狂者所見高明而行有未及乎
其見狷者所守堅確而見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
則斯二者亦可以與之進而裁之於中也蓋狂者力

行以踐之則其見不差猶者致知以明之則其守不失而中可得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巫醫專精於祭祀疾病之際非無恒者所可為也無恒者雖巫醫且不可為也聖人善斯言而引易之爻義謂不恒其德者必至於羞辱承之又斷之曰不占而已矣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和於理也同者同其私也和於理則不為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義天理人欲不兩立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人皆好之皆惡之未可以其人為善也葢鄉人有善惡則其好惡不容不異若皆好之恐未免於同乎

流俗也若皆惡之恐未免於崖異絕世也故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其為善誠善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為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小人則徇

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則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廹者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毅木訥言其質也剛則所執者强毅則其行必果

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反是其去仁遠矣雖然有剛毅木訥之質亦從事於學而後可以至於仁不然其質雖近仁而亦莫由進也一本云計較作為害仁為甚故以剛毅木訥之質為近仁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善道相磨之意偲偲思慮相成之意朋友之間不越是二端而已至於兄弟則特可言怡怡焉以怡

怡為主而所謂長善救失者蓋亦在怡怡之中矣若有害於怡怡則為先失所以處兄弟之道矣而餘何言乎以子路之剛果故告之以此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以善人而教民至於七年之久而猶曰亦可以即戎言兵之不易也如此然所謂即戎者如易利用行師利用侵伐之類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憲問篇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邦有道而祿食理之順且常也若無道之世退而處約乃其常耳而可榮以祿焉則必枉其道為可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欲進於是其惟克己乎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懷居者志不立其何以為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者高特之意君子非故欲危其言行也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見其高且特耳行有一定之操故不以世之有道無道而改若夫言則可孫矣孫言所以辟禍也其孫也亦豈枉其理哉特含蓄而不敢盡耳尹氏曰為國者使士言孫不亦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必有言其有言也和順積中而發見自然也

仁者必有勇其有勇也其惻怛之中誠形於外也固有務於言實未至者矣故有言者不必有德固有勇於為而未必中於道者矣故有勇者不必有仁是以君子惟德之務而言非所先也惟仁是求而勇非所病也

南宫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髙而不知貴德南宫适之言謂强力不可恃而徳之為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徳之意也言禹稷之徳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宫适亦知言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斯須之間心不在焉則為不仁是故君子戰兢自持而唯恐失之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者之深雖秉彝

之端不容盡殄而不能以自達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之斯勞之矣忠焉斯誨之矣勞者勸其善以長之也誨者語其失以救之也君子之於人也忠愛之情篤故長善救失之意無窮已焉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其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

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耳草創者具其大綱也討論者考之古驗之令而詳訂之也修飾者善其辭氣也至於潤色之際則命幾於成矣必經子產之手點化之而後其精神氣象為備也聖人稱之以見為命猶當假衆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雖然鄭獨其為命之善可以自保而已假使賢才有進於此而經理其國皆無憾如此則豈特僅自保而已乎凡此皆聖人言外之意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產之德惠為勝故獨以此目之彼哉彼哉謂其人之不足稱也人也云者古注云如詩所謂伊人當從此說蓋如曰之人也云爾舉其奪邑而人不怨則可見其為政之得宜也凡夫子之稱管仲皆舉事以言之聖人抑揚之意固亦可見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富而無驕易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安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當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其中皆為怨矣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矣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老者行義為人所尊之稱趙魏老在當時號為家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徳可取也故以為趙魏老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勞意者公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為耳大抵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

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兼四子之美而文之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蓋體不備不足以為成人故四子之美必兼得之雖兼之矣而不文之以禮樂則亦將失其序而不和故必文以禮樂而後可也文之以禮樂道問學之事也語成人之極致至於聖人之踐形而後為盡故此言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又言其次者聖人所以引而進之也見利思義無茍得也見危授命無茍避也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敦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為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之稱之如此聖

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盖如賈之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為焉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也

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天子正也懼其不能

故譎而行之名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

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齊桓本侵蔡

遂至於楚而伐之責其職貢之不修其行非正然其

所執之事正故稱其伐之正而不見其行事之本譎

是以正而掩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使晉人勤王之

志顯且使後世知慎所舉而不失其正也雖然桓文皆未為盡善也聖人斯言使知夫立意雖正而用之之差則反害其本意又使人知夫所行雖正而本意發之未善者亦終不可掩也大抵始終一出於正表裏粹然而無疵乃為善耳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

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夫子所以稱管仲者皆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亦可知矣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問答抑揚之意學者當深味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志在上賢而不萌娼忌之心以斯一善其謚以文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

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禦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為之難也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訒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春秋之時三綱淪九法斁至於弑父與君亦莫之禁也孔子因陳恒之事而正討賊之舉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亂臣賊子無所容迹三綱可整九法可序而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而公使告夫三子者孔子豈不知三子之必不以為可哉然當是時孔子已去位而從大夫

之後君使之告則不可以不告也雖然是殆天意而已矣程子曰使當時之説得行則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命於周率與國而討之東周其復興乎若如左氏所載以魯之半加齊之半之説則是以力而不以義也豈孔子之心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盡誠而不欺犯顔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一不得已有時而

犯之則有以感動之若忠信有所不足於事君之道為未盡而徒以犯顔為事亦鮮味矣以子路之剛果不患其不能犯故告之以勿欺之為主焉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者達盡其事理也上達者反本天理也下達者趨末人欲也皆云達者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云喻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

學以成己也所為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故古之學者為己而已己立而為人之道固亦在其中矣若存為人之心則是徇於外而遺其本矣本既不立無以成身而又將何以及人乎一本云學以成己也古之學者為其所當然而已若為人而學其作輟皆以人而已豈所以為學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公明賈之稱文子其言雖美而實則失之伯玉之使

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解已見上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非獨祿位之稱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之間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有所止而無所越皆為不出

其位也非有主乎其中者其能然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言過其行則為無實之言是可恥也恥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之道不越是三者而已矣自學而言之則知知仁守勇決三者所當並進也自德而言之勇之成名

有未及乎知而知之成名有未造乎仁也夫子言之而不居郁乎其忠厚而浩乎其無窮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篤其在已也聖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捄失者宜深味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四端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為能盡也而况於學者其

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顧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已知之心萌於中則其害甚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詐億不信者智術之用而先覺者誠信之存葢誠信充積於内則人之情偽事之幾微自無得而逃如鑑明於此而妍醜莫隱也若先以逆與億加之則吾固已自墮於欺妄之域矣雖使有時而或中至於情偽之交幾微之會必不能以先覺是猶反鑑而索照

也雖然固有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不能先覺者則以夫天資雖美而誠身之未至也故必曰先覺之是賢此所以貴乎學也一本云孔注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此解文義順盖人必欲以先覺為賢則未免於逆詐億不信而不知其在已者先陷於巧偽矣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又何必以能逆億於先為賢乎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辭氣何其温厚而含蓄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包注固謂疾世固陋此解是栖栖猶皇皇也佞口給

也疾猶病也微生畝謂夫子皇皇歷訛類夫尚口者夫子以為非敢為佞病夫世之固陋云爾病世之固陋而欲以啓告之則有所不得已焉者微生之流蓋未知聖人天地生物之心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也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

德

以怨報怨固為刑戮之民然以德報怨亦私意耳蓋所謂怨者猶横在胷中故也若君子之心則何怨之存以直答之而已直者蓋待人之常道順理之是非也以待人之常道待怨者則怨之不存可知矣然於有德者則不能以忘德之之意未嘗不存蓋亦非姑息之謂特周旋曲折之間每致其敦篤焉耳此忠厚之心也一本云怨有輕重若施於己之怨則犯而不校何報之有若君父兄弟交游之怨則義有

當報者於所不當報而不報於所當報而報皆順夫理之當然此所謂直也直則非動於血氣可知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莫我知之歎所以發問者賜有問焉可謂達矣無所必於天故不怨無所期於人故不尤惟篤其在已者而已下學而上達是也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知我者其天乎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道故其發言自然如此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廢興有命公伯寮何所預於其間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將行與廢方之孟子之不遇魯侯之論亦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世者超然遠舉不與世事接也如太公伯夷居海

濱之時辟地不居亂邦也辟色禮貌衰則去之者也辟言言弗行則去之者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橫渠張子曰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聖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蓋賢者之隱於抱關擊柝知其不可為而遂已者也彼雖知世之不可以為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也然而玩其辭氣緩而不廹則其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去聲矣

荷蕢聞磬聲以有心量夫子然彼獨未知夫子之心也則以為區區然欲世之知而已故謂莫已知則可以已深則當厲淺則當揭人不已知則當已也果哉末之難矣謂其言之果而無得與之辨論矣難去聲如楚狂接輿則欲下而與之言荷蓧丈人則使子路反見之葢察其辭氣恐或可告語故耳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張疑人君之不可以三年不言也故有此問此特以利害論而未究夫事理之實也冢宰之職統百官均四海三年之間百官蓋總己以聽矣夫君勑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何以教民孝乎夫子謂古之人皆然蓋言此天下之常經古人之通道故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篤於禮則民興辭遜而順其長上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

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道之盡則所為修己者亦無不盡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蓋一於篤敬則其推之家以及於國以及於天下皆是理也極其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兆民雖衆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則修己以敬一語理亦無不盡者子路疑其未足也則告之以修己以安人安人是己之

所推而已又疑其未足也則告之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備者而已又曰堯舜其猶病諸欲子路之毋忽於斯也凡覆載之内堯舜固欲已之澤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堯舜之所病也此修已以敬無窮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放達自居而不由於禮考之檀弓於其母死升木而歌則可見其人矣其在莊周列禦寇之下乎聖

人於其夷踞以俟叩其脛而數之以為幼而不率其幼長而無可稱述如是而老而不死亦賊於天理而已蓋幼者當孫弟是乃天理也於是而不率則無往而不為賊天理矣方是時原壤亦長矣而聖人自其幼不孫弟數之則見其弊之所自也意原壤是時猶可以告故叩脛而告之是亦教者之一術也一本云聖人之教人必使之自幼而習於小學之事蓋孫弟乃學之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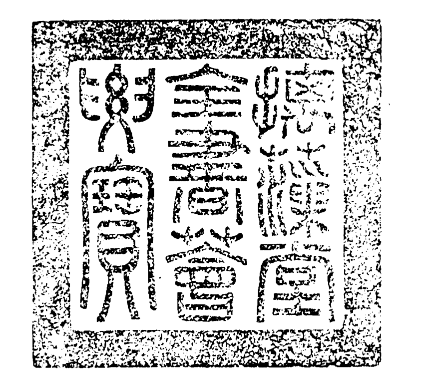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

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童子意者其將命有若成人故或人疑其為求益者也夫子之意以為童子當為童子之事而已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左右不敢與先生並行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止乎童子之所習而自進乎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故以為欲速成者而已如物之生循其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則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

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而防敖惰之萌使之循而有進也其可忽諸

論語解卷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